

石佛寺

■白世国

村子东北，五六里远的地方有座石佛寺。也曾殿宇恢宏，古柏葱郁，供奉21尊石佛。

我少年时，昔日烟火缭绕的石佛寺已不复存在，存留一大片半人多高的土岗子。土岗上建有一所小学，院墙南面，有尊三米多高的石佛，是石佛寺的唯一遗存。石佛盘膝端坐于莲花台上。我站在土岗下，抬头仰望。石佛双手抚膝，衣纹流畅，低眉垂眼，面目慈悲，似在接引众生。

成年后，我零零散散地搜集到石佛寺的一些事情。石佛寺本名之盛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朝廷拨银修建。诸多石料开凿于四川乐山，水运而来。泊船靠岸，人们每隔半里挖一眼井，打水泼在地上，结成冰路。骡马拉着石料滑行，运到寺里。延请名匠雕刻。

石佛寺曾经辉煌过，梵音袅袅，僧侣成群，拥有上千亩的寺田。僧人习武，代代相传。

晚清时，石佛寺有位和尚外出化缘，在城里粮市与当地习武者起了纠纷，对方势众，一场恶斗似乎难以避免。和尚脱下袈裟，说：“这是新做的，别让人趁乱捡了去。”说罢，走到满载粮包的大车前，侧身塌腰抵住车轮，一较劲，竟将粮车扛得车轮离地。另一手把袈裟铺在地上，放下车轮压

住。众人惊骇，为首者忙抱拳施礼：“大师好神力，多有得罪，敬请海涵。”不战而屈人，是比武的一种境界。

青县崇仙有人恃武为非作歹。此人善使一条九尺多长、40多斤重的铁棍，舞动如风，人莫能敌。且有随从数人，纵马来去无踪。乡民不堪其扰，求石佛寺求助。僧人是方外之人，但也是武林中人，遇到这类事绝不袖手。于是，之盛寺的某位和尚与那伙恶人在崇仙西南的荒野相遇了。和尚劝其向善，话不投机。恶人对远来的和尚怎会手软？刀剑并举，你来我往的厮杀中，和尚砍掉了为首贼人的一边臂膀，为百姓除了一害，他使的是一把木剑。僧人不杀生，即使是恶人。

民国乱世，石佛寺彻底败落了，仅剩一位和尚。有土匪趁夜劫掠，和尚势单力孤，隐身在屋脊殿顶，靠一筐自制的炸弹与手持火枪的众匪周旋。土匪从哪个方向攻上来，和尚向哪儿投弹。苦挨到黎明，和尚发现有个匪徒已经悄然到了近前，便将最后一颗炸弹投过去，但是，炸弹没有响。枪声随之停息，石佛寺沉寂下来。

太阳升起来，给破败的古寺染上一层金黄。人们壮起胆子去寺里看。和尚仰面倒在石佛脚下，鲜血滴了一地，已经去世了。宁可丧命，也要护寺，这是石佛寺最后一位僧人的信念。

生活手记



再说我少年时看到的石佛，也就是染过护寺僧人鲜血的那尊有唐代造像风格的石佛，躲过无数次战乱，却没躲过丧心病狂的盗贼之手，先是惨遭黑手被偷去佛首，后被盗去佛身，让人痛惜不已。石佛寺算是彻底消失了，能遗留下来的仅仅是些传说。再过些年，或许连传说也听不到了。

百姓茶坊

乡情不老，我们不散

■姜少主

周末回娘家小聚，正巧赶上老家的乡村大集。妈妈张罗着和奶奶、弟媳妇一起包饺子。客厅里，先生和弟弟畅谈，一旁孩子们嬉戏玩耍，好不热闹。这样欢乐的气氛最让人舒心放松，老爸兴冲冲地拿来电三轮车钥匙，问我要不要跟他去赶大集，我当即应声上车，顺手捎上小侄女圆圆，微醺的风，出发咯！

“三奶奶，来赶集啦！”“大婶婶，您买的什么好吃的呀？真不少！”一路上遇到正满载而归的亲友，大家都互相笑哈哈地打着招呼，虽然很多年没有感受老家大集的热闹了，此刻重温，仍然无比亲切。那些熟悉的面孔上绽放着质朴的笑容，虽然每个人的脸上都或多或少有了沧桑的印记，但那熟悉的乡音一响起，心里还是不断涌上一股股暖流。乡音无改鬓毛衰，岁月染白了双鬓，却也浓厚了这份乡情。

集市还是如我儿时印象里一般热闹，就连曾经的很多摊位还是在老位置。看到街口卖图书文具的小摊，还有种忍不住想上前翻翻看看的冲动，那是我儿时最早的阅读启蒙场所。记得老爸从集市书摊上给我买回一套《格林童话》，开启了我对文字的好奇与热爱。每每想起，便觉生命的美好，那么简单，又那么奇妙。

街市上蔬菜水果的种类丰富了不少，我们停在一处老农的摊前准备买他的水蜜桃，“大伯，这桃子品种是14号吗？可以尝一下吗？”我把刚学来的对新品种的认识加入到问询中，佯装个专业的人儿，美滋滋地品着这位大伯掰开递给我的桃子，新鲜、清香、润甜，真是好桃子！我们买下两大兜，继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缓缓前行。

看得出老爸与很多摊主都相熟已久，老主顾光临，简单几句，便了然于心，挑选、装兜、过秤，干脆利落，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很快就堆满了我们的小三轮车。

炸油条的中年汉子已经准备收摊，鱼贩大叔正表演徒手抓活鱼的绝活儿，带着泥土芳香的本地蔬菜瓜果自由散漫地铺展在地面上……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时光仿佛并未走远。

遇到亲邻好友就停下来聊上几句，继续前行，儿时觉得那么长那么宽的一条街道，觉得怎么也逛不完的集市，竟然在说说笑笑中很快就逛完了。

记得某次我和一位长辈聊天，谈到故土乡情，感叹有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选择回到家乡，回到生养自己的地方，或重启人生的新篇章，或安度晚年落叶归根。

这其中最深的缘由是什么呢？我想是一种归属感吧，是漂泊在外的人们渴求的踏实与放松，温暖与亲切，是远离大都市的冷漠与纷争，浮华与焦躁；是一种返璞归真吧，看遍繁花似锦，终觉平淡是真，质朴的乡情，辛勤的劳作，细嚼慢咽的每一餐，守望相助的邻居们。笑，就是发自内心最真的笑，不带有一丝的迎合与虚伪。哭，随时有亲人的肩膀给你依靠，给你安慰与力量。

乡情最深处，往往就体现在最平淡的日子里。浓浓的乡愁，也唯有在这深深的乡情中，才能舒展地化解开来。

岁月无声，苍老了的是面庞，不是人心，不是对家乡的爱。是岁月的洗礼，让乡情更深更真，也是岁月的洗礼与加持，让乡情如一股清泉，温润我们的灵魂，抚慰我们心田，让我们有家可归，有情可依。

乡情不老，我们不散。

长在天上的黄瓜

■肖靖

二宝是我在高龄生的，在她身上的关注，远远超过老大小的时候。年龄到了，人心变得愈发柔软。自动屏蔽掉很多的杂乱，只留下一些单纯。于是努力让自己也变成孩子，保留下最原始的好奇心和探知欲。站在二宝的维度重新打量一些日常司空见惯的事物，重新思考一些约定俗成的现象，然后发现孩子的世界真的很忙碌，也很美好。

二宝就像一块小小的海绵，不知疲倦地吸收，她把自己有限的知识体系扩充、整合、排列、打乱，再扩充、再整合、再排列，然后一个孩子的奇特的视角就出现了，新奇，美妙，甚或是伟大。一个孩子的创新没有一丝的刻意和故作，一切都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夏天，大雨，水流不通。二宝站在幼儿园门口，看着被雨水淹没的街道，说：“妈妈，我看到大海了，里面有很多的汽车在游泳。”

二宝说她觉得她老公很帅，问她老公是谁，二宝很自豪地说：“我爸爸！”

二宝说：“妈妈，我爱你像星星那么多！”

感冒流鼻涕，用纸巾擦掉，二宝说：“鼻涕都跑到纸上啦！”

旅游途中穿隧道，二宝说：“我

们被大山吃掉啦，吃到肚子里面去了。”草原游玩归来，二宝到处炫耀“我们住在汉堡包里！”

二宝说：“男狗狗生男宝宝，女狗狗生女宝宝。”

二宝很爱吃黄瓜，一日我心血来潮问二宝，黄瓜长在哪里，二宝想了想，说：“黄瓜长在上天！”带着这个诗意的回答，我和宝爸开车来到亲戚家的黄瓜大棚。

我带二宝进去，指给她看瓜秧上的黄瓜。她默不作声，眼珠咕噜噜地转着。我问：“黄瓜长在哪里？”二宝说：“我还是喜欢黄瓜长在上天！”

没做过多的纠正，保留住她美好的想象，也许有一天二宝的黄瓜真的能长在上天。那是属于她的时代的科技，需要她自己去开创。有了二宝之后，才更加深刻地体会父母的含义。生老大的时候，我们还太年轻，自己还没玩够，错过了太多孩子成长的细节。二宝的到来弥补了太多的缺憾。

养育孩子是一种体验，也是一场温暖的修行，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是一种很美妙的感受。从孩子的角度去审视，蹲下身子，清空脑海，看见了花下的小蜜蜂，听见了风带来的呢喃，感受到了秋天高远的天空。发现孩子的眼睛里忽闪忽闪的希望，一切的美好重新回归，都在继续。

人生百味

落叶

■祝相宽

看见了吗，秋风中那么多树叶在落
黄树叶带着金子
红树叶带着幸福
从我们的头顶上，往下落

这些曼舞的彩蝶
这些小小的天使
这天籁的修饰符
这快乐的形容词
在安静的阳光里，往下落

总有落叶，像老朋友
拍拍我的肩膀
好像有什么话，想说
没说，又匆匆赶路
匆匆，往下落

【你】

初次相遇，我们正青春。
那时天蓝得像海，阳光似金箭，
你的眼睛如水晶般通透。
当初懵懂的情愫，浅浅的笑，
默默的注视，都随时光流逝。
假如有来生，我会勇敢表白。

——周晓峰

【流年】

白草河畔夕阳寒，
十里烟波忆行船。何必回首伤往事，
归棹无计送流年。

——杨家才

微写作

“微写作”栏目短信平台
台号码为 15630730721。
倾听您的心声，期待您的短信留言。

【家乡新貌】

土道修成柏油路，
还房变成二层楼。
家家用上自来水，
户户都有太阳能。
燃气管道通到家，
做饭取暖都用它。
国富民强逢盛世，
幸福生活万年长。

——曹均红